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

1993

K207067964
<95.8>



季刊

(QUARTER)

1993年第2期

(总第8期)

主 编 邢玉林
CHIEF EDITOR XING YULIN
责任编辑 刘 遒
EDITOR LIU DI

目录英译 刘存宽
封面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1993年4月出版

目 录

学者论坛

- 先秦至隋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 曾昭璇(1)
1992年秋米兰荒漠访古记——兼论汉代伊循城
…………… 林梅村(12)
辽朝的边防…………… 李锡厚(19)
《苍梧总督军门志》与明代广东海防研究…………… 何林夏(30)
论清代边防及晚清边防危机…………… 毛振发(32)
1919年至1925年的西藏政局及英国分裂西藏
的侵略活动…………… 周伟洲 唐洪波(44)
清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及历史地图…………… 房建昌(59)

探索与交流

- 《汉书·西域传》所记“乌弋”地望辨正
…………… [加拿大]戴淮清(74)
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 薛衔天(76)

学者介绍

- 著名的南海史地研究专家韩振华先生…………… 李国强(80)

书刊评介

- 《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序…………… 吕一燃(84)
一部优秀的边疆史力著——
评吕一燃的《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 魏国忠(86)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
评介…………… 陈绍棣(90)
评介《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兼谈中译本问世
…………… 罗致平(95)
研究中俄关系的重要史料——
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
…………… 刘存宽(102)
一部澄清史实填补空白的著作——《1898—1903年
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 范秀传(105)
读蒋其祥著《新疆黑汗朝钱币》…………… 冯继钦(109)
中国边疆史地古籍题解选登…………… 范秀传等(110)
1992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 寇俊敏(111)



22211103

Contents

FORUM

-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Hai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iod prior to the Qin Dynasty to the Sui Dynasty Zeng Zhaoxuan (1)
- Narratives of an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the Desert of Milan, in the Autumn of 1992 — and Some Concurrent Comments on the Han City "Yixun" Lin Meicun (12)
- The Borderland Defence of the Liao Dynasty Li Xihou (19)
- 《Annals of the Governor - General of Changwu》 and the Study of Guangdong Coast Defen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He Linxia (30)
- On the Border Defenc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risi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Mao Zhenfa (32)
-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ibet in 1919 - 1925 and British Disruptive Activities Zhou Weizhou Tang Hongbo (44)
- Tibeta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Historical Maps Fang Jianchang (59)

INQUIRIES AND EXCHANGES

- 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Wuyi" in 《XIYUZHUAN of HAN SHU》 [Canada] Dai Huaqing (74)
- Attitude of the Tsarist Government towards the Wutai Rebellion Xue Xiantian (76)

WHO'S WHO IN ACADEMIC CIRCLES

- Han Zhenhua— Famous Specialist in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Li Guoqiang (80)

BOOK REVIEW

- Preface to《Selections from the Materials relating to Sino - Vietnam Border History》 Lü Yiran (84)
- An Excellant Work on Chinese Northern Borderland History - Lu Yiran, 《Chinese Northern Borderland History Studies》 Wei Guozhong (86)
- Some Comments on the Book《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of Baikal Region and the Heilongjiang Basin with Central Plains》 Chen Shaodi (90)
- Some Commints on the Book《Ancient Turkish Luni Tablet Inscriptions》 — and Some Comments on the Coming ou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Luo Zhiping (95)
-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Sino - Russian Relations — 《Russian Diplomatic Papers relating to Mongolia》,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Liu Cunkuan (102)
- A Book Clarifying Some Facts and filling in Some Gap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 《U.S. Manchurian Policy and the "Open - Door" Doctrine》 Fan Xiuchuan (105)
- A Few Remarks upon Jiang Qixiang's《Xinjiang Qara Khanids Coins》 Feng Jiqin (109)
- Selections from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Ancient Books respection Chinese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Fan Xiuchuan atal (110)
- Index to Articles relating to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1992 Kou Junmin (111)

先秦至隋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

曾 昭 璇

一、先秦海南岛为离耳国、雕题国

秦朝在南方开建南海、桂林、象郡是为两广、越南首次建立行政区划之始,秦之前,只有由当地人民建立的国。按《山海经·海内南经》称:“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这里的“离耳国”、“雕题国”,并排一起,我们认为和海南岛民族相类,即秦代以前,海南岛已有“离耳国”和“雕题国”。分述如后。

“离耳国”即后来“儋耳郡”地。离耳国据晋郭璞传称:“镂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谷,但噉蚌及落、芋也。”《史记·南越列传》称:“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九郡按《汉书·南越传》中称:“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阯日南九郡”。可见秦前的离耳国是在海南岛儋耳郡地。

儋耳郡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但其基础应为《山海经》中的离耳国。按秦汉时,汉族大举南下越地建制时多沿土著民族名称,如《吕氏春秋·恃君》称:“缚娄”、阳禹、豷兜之国”中的缚娄国,即秦代南海郡中的博罗县原名。儋耳郡亦为在离耳国地区立郡而得名。

《异物志》(东汉杨孚作)称:“豷耳夷,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并,镂其耳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肠,下垂肩上,食落,纺织为业”。(见《太平御览》卷790)。这种文面图式,正好和今天白沙县本地黎文面图式一致。宋《诸蕃志》称:“或谓土人耳长至肩,故有儋耳之号”,并说:“以大环堕耳,俾下垂至肩故也”。此俗到清代仍有记载,如《广东新语》“人语”条称:“上加铜环,耳堕垂户”。故汉初于此立儋耳郡,即按其民族特征定名的。《后汉书》卷116称:“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鎚之,垂肩三寸”。明《海槎余录》记述更详,称:“男子家富者,两耳复赘盂口银圈十数为富侈,此所以为雕题、离耳之国也”。

按儋耳之国不止海南岛有,大陆亦有,只是由于《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的儋耳国是在郁水南,即今西江之南,海南岛正当其地。而《大荒北经》所谓:“有儋耳之国,任姓”,“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儋耳之于”记载,或能说明大陆上古代亦有喜戴“大耳环”的民族存在。而海南岛上儋耳乃其一支,亦未可定。

儋耳国人亦有文身之俗,因古代人民族学知识未丰,故只取该族最有特色而命名之,亦为常见之事。同理,雕题国人亦可有戴大耳环之风的。故儋耳、雕题每互相并题,即以此故。余按海南岛汉代建郡,即只取儋耳而不取雕题,即因海南产珠之利大,而雕题之俗普遍于全岛人民间,故独取儋耳为郡名。

海南岛能立两郡,亦可暗示古代为两国之地,如秦灭韩国为颖川郡,灭赵为邯郸郡,亦以国为郡;故汉平海南为郡,亦可能按儋耳、雕题两国立都,以利统治。

总之,海南岛在秦代以前,为百越之地,各自为国,未能称之为“行政区划”。

“雕题国”即在海南岛地。“雕题国”按郭璞传称:“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今海南岛黎族仍保存文身风俗,比台湾高山族还流行,妇女文身,解放后仍可大量发现。且图式丰富,文面、颈、胸、腹、手、足各部,比傣族还多。因此,把黎族称为“雕题国”的人民是

恰当不过的。故雕题国在海南岛的推论,不无理由。雕题国与离耳国并排,也有可能表示两国相邻近。僇耳是耳朵戴上大耳环的风俗,雕题是盛行文身风俗,二者在海南岛黎族中均有反映。如杞族、本地黎族、美孚族以文身为主,而黎族喜戴巨大耳环。海南岛黎族风俗以此二者为主,使古代汉族分记为“离耳国”和“雕题国”是合理的。东汉杨孚《异物志》称:“雕题国,画其面皮,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龙鳞”(见《太平御览》卷790)。这正好和今天黎族中的杞族、美孚族、本地黎文身情况相同。

“雕题国”、“僇耳国”的记述,不能入于行政区划范围,但是它们仍然是以后行政区划的基础。即汉代划分僇耳郡和朱崖郡的基础。

二、秦代海南岛属象郡

海南岛在秦代三郡中,应属于何郡?据《汉书·地理志》载,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开置只有七郡(即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南海郡即秦置郡,郁林即秦桂林郡,日南郡为故秦象郡。由于三郡太大,故分细一些,立为七郡,未有僇耳、朱崖两郡。

僇耳、朱崖两郡是汉元封元年为郡的,即平南越时还未占领海南岛。事亦见《汉书·贾捐之传》。但是,这不能说明南越国未包括海南岛在内,只说明汉兵当时未能渡海,待大陆军事略定后,准备了一年,才渡海占海南岛建郡的。建郡时已有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见《汉书·贾捐之传》),可见人口不少。

从考古发现则琼山有秦半两发现。明唐胄《琼台志》称:“秦有至者矣”可得旁证。该志续称:“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禾田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

按汉初徐闻、合浦为远航西洋起点,则隔海海南岛不会成为化外之区。而与大陆地方,视同一地。观乎建郡凡立郡六十五岁(《后汉书·南蛮传》)后,汉代政策仍称:“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即海南岛并非域外之地。

秦代海南岛属陆梁地三郡中之象郡,可由海南岛北岸郡地求证。徐闻、合浦为入岛要港,徐闻渡海,一昼夜可达,两地秦代属象郡地。按各县地方志载,属秦象郡县地如下:化州,秦属象郡,汉合浦郡高凉县地;廉州,秦属象郡,汉合浦郡合浦县地;合浦,秦属象郡,汉置合浦郡合浦县地;钦州,秦属象郡,汉合浦郡合浦县地;灵山,秦属象郡,汉合浦郡合浦县地;雷州,秦属象郡,汉合浦郡地;海康,秦属象郡,汉合浦郡徐闻县地。

总之,由越南边境到雷州半岛以北的台地区,在秦代为象郡所据。以北山区,即西江谷地区为桂林郡所辖。故海南岛北部亦为台地区,与徐闻、合浦台地区地理环境一致,故应同划归象郡管辖,而以北山地区即为桂林郡管辖,即因有海域交通,得与越南境内的象郡首府交通方便之故。海南岛入秦郡是因势利导,不会成为“徼外”之区的。

《汉书·贾捐之传》称海南岛为“骆越”之人的地方,这也和象郡主要越族为骆越相一致。《史记·南越列传》称:“瓠貉相攻,南越动摇”。则瓠指桂林郡的瓠人,貉指象郡的骆越。即秦代立郡亦以土国为依据,瓠人已有西瓠君译子宋的记载,而貉亦有貉王、貉侯记载。

瓠人和貉人的国君也有记录,贾谊《过秦论》称:“秦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挽首系颈,委命下吏”。即百越民族有些是有君主的(当然有些是没有的,如上述的缚娄)。瓠人即西瓠,以此别于浙江的东瓠人。西瓠人是有君主和将帅的,

《淮南子·人间训》称：“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子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驁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可见西瓯是有君有将的。骆君骆将见于《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即说明雒越灭于秦后立为象郡，西瓯灭于秦后立为桂林郡，皆以国为郡，合符秦制。海南岛为骆越之民，亦当划入象郡管理。

秦、汉初郡县制是军事占领性质。秦代郡县制连及汉初。这时郡县制和以后郡县制是不同的。有秦一代郡县制也常变更。如秦统一天下设州六郡^①，郡设有郡守、郡府和监御使。但是，到了三十三年（前214年）“略阨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时，就不设郡守一职，而只设南海尉统制三郡了。即《晋书·地理志》称：“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因为郡县只以军事镇压为主，故以一尉统治三郡，郡设监察官监督即可。三郡为百越土国林立地方，随时战争，且秦军占领也只限于军事交通要道和主要城镇，而土国仍为原来的君、将管理。因此，象郡统属下的土国仍有不少。

海南岛属象郡即是这样形式。即设治驻军，重地或且建城为卫，但仍其旧俗治理，土国仍存，君长仍在。但海南岛已入象郡范围，不算外徼了。直到汉军上岛建郡，仍是以故俗治之，由其建郡65年后弃之，可见海南骆越人民反抗汉军，仍然是很强烈。

三、汉初海南岛建两郡

汉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耳、朱崖，但是建郡以后，土人不断反叛。《汉书·贾捐之传》记反叛次数如下：

- 1、前110年——前86年，共24年，6次；
- 2、前59年，三县反，1次；
- 3、前53年，九县反，1次；
- 4、前48年，连年不定，1次。

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县反，罢弃，计立郡65年而罢。

汉军进入海南岛的路线。据海南岛史志所载，汉军登陆地点有二，一为儋耳郡海岩，一为朱崖郡海岸。

今儋县三都区南滩乡有儋耳古城遗址。相传为楼船将军杨仆所筑（见《琼台志·古迹》卷27）。据考察，其处地势高平，又近海岸，可为郡城，今城后还有水井涌水。《琼台志·山川》（卷5）称：“琼山烈楼，乃汉军渡海楼船布列之处”。又称：“世传汉楼船将军杨仆，初渡海至此，即焚其楼船，以示士卒必死，要其灭贼”。汉军使用徐闻南渡是因最近之故，但从物资运输而言，合浦也有优势。因汉军由灵渠入漓江，由桂江南下到北流河。再经一低矮山谷，即入南流江，可坐船直下合浦放洋，从水运看，此线最方便。故合浦郡初建时治徐闻县，后即移合浦县，即因物资外运，合浦较便。

其汉军屯兵地点亦有记载。《琼台志·山川》即说，县马蝗山“传说曾屯兵于此，后人每

^① 见曾昭璇：《秦郡考》，载《岭南学报》（广州岭南大学出版，1947年7月），7卷2期。

掘得铜鼓、钲、钯等物”。考古学证据则有沿海南岛西岸台地区各要地,均出土西汉六耳铜釜来证明,因铜釜形制大小相似。一釜可造40人~50人饭。铜釜分布为沿岸台地区,这里植被稀少,地形和缓,有利行军。目前出土情况如下:1964年在临高城北发现铜釜2个,1972年在调楼区抱才乡发现铜釜1个,1982年在东方新龙区不磨乡发出铜釜1个。军用炊具铜釜发现和分布情况,表明汉军大部队是沿岸南下,表明汉军确在海南岛上活动。而朱卢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是归合浦郡营的。总之,从考古证据上也证明西汉军队上岛,“掠以为郡”是真实的。

儋耳郡只建郡二十八年、领县五。儋耳郡疑即沿离耳国建,位于海南岛西半部,与合浦联络密切地区。但由于不近徐闻,故管理不易。在连年反汉军形势下,终于在二十八年后,的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贾捐之传》称:“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崖。”可见在前110年到前86年共24年间,反了6次,即平均每4年反一次。故不能不把儋耳郡罢,并属珠崖。即防线收缩,死守朱崖郡城。

儋耳建郡二十八年中,领五县。五县名现只知三个,即儋耳、至来、九龙三县。

1、儋耳县为郡治。现仍有城址在三都区南滩乡。该城址前临海湾(今淤为平地),地势颇高,城后有水井,至今水涌不绝,海湾当日可泊楼船。据《读史方輿记要·广东》卷105称儋耳郡外城亦传为楼船将军杨仆所筑,亦见《輿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

2、至来县在今昌江县昌化镇东南,近海岸上,亦近昌化江出海口地,即为海上交通方便地点。今天仍有渔港于附近。见《輿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认为是汉县。

3、九龙县为汉县,见《太平寰宇记》,道光《琼州府志》山川条(卷4)称:“九龙山在城东北八里,西枕海滨,汉初建县治于此”。即今东方县的旧感恩县城(今感城)处,为海上交通港口,今仍名感城港。

朱崖郡领县十一。朱崖郡因产珠地而得名,后汉应劭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汉武帝即贪珠宝而掠南越地,故特以出产宝物命名。如紫贝、玳瑁县是也。珠崖有十一县,但可考者仅六县。

1、山南县,名见于《汉书·元帝纪》初元三年称“珠崖郡山南县反”。按珠崖郡当时已并儋耳郡。山南即儋耳东南地,见《通志》卷57称:“崖州本汉儋耳郡山南县,梁为崖州地”。

2、玳瑁县,名见《茂陵书》,《元和郡国志》亦指明在今琼山,《輿地纪胜》亦引用。想以地产玳瑁出名。此亦汉武帝欲得之物。

3、紫贝县,县名见《茂陵书》,又见《輿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称为汉县。地在今文昌县。《太平寰宇记》亦载,想以地产紫贝得名,亦见于《茂陵书》。

4、敬中县,地今澄迈县境,亦见于《茂陵书》,后人以有迈山澄水而改名澄迈,亦见于《太平寰宇记》。

5、临振县,亦见于《茂陵书》,知为汉县,但所在地不明。按属珠崖,且有山南县,则当在山南县之北,居海南岛东半部地。《輿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指在崖州地。按今藤桥以东军屯坡汉武官葬,为汉军驻防地点。因有西汉墓发现,故疑为此地。

6、暉都县,《茂陵书》称:“珠崖郡治暉都”(《武帝纪》注引臣瓚曰)。地当今琼山县境。见《太平寰宇记》。

上述汉县见于宋前古籍。但仍有朱卢一县见《后汉书·郡国志》,亦云汉县。但争论较

大,如谭其骧即认为汉朱卢县不在海南岛上(见谭氏著《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刊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近出“朱卢执刼”银印,则县立于海南较可信。

还有,认为汉初立珠崖、儋耳共五县而已,即按《茂陵书》所言。但贾捐之传叙事较详,今从之。至于朱崖郡所缺之县当在东部沿岸求之,正如儋耳郡缺县当在西岸求之一样。

四、西汉朱卢县与东汉朱崖县考

《汉书·地理志》称:合浦郡“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并在“朱卢”县下注“都尉治”三字。前四县地望有定,唯朱卢一县未有定。学者一说认为不在海南岛上,如吕调阳《汉书地理详释》以为在博白,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以为在郁林州等等。认为在海南岛上如宋代地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人胜览》等)。本人从此一说。因在1984年乐东文物普查队符和三等收集到一枚“朱卢执刼”银印。该印是1983年7月汛培乡二队农民刘高清在种橡胶树时,在1米深土层中挖出。印作正方形,印纽兽头蛇身,宽2.4厘米,厚0.3厘米。这枚印章可说明朱卢县是西汉海南岛上一个县。

朱卢县在海南岛说:

“朱卢执刼”银印是朱卢县军事最高统帅印信。“执刼”是爵号,为郡守一级的封号,略低于侯爵。“执刼”又是郡守一级的最高封号,可证此印所有者是一名军功高的勇将。

对比汉印亦可证明这印是西汉初年印信。如与云南西汉滇王金纽印相似,“执刼”也是西汉封号,为汉代官职称呼,即立有战功的军事将领。蛇身兽头是汉赐著王形制,即少数民族首领归附所用。

银质为郡级官制用,待遇比二千石。说明朱卢县从官阶上是郡守一级,即朱卢县的执刼实为郡级官员,故和“都尉治”相合。

都尉汉代职比将军略低,辅助郡守掌握一郡兵马,有时只有尉而不设守的,故朱卢县是都尉治,即表示朱卢县为一郡兵马总管官员所驻。而且是郡级最高一级的执刼所驻,这个朱卢县地位的特殊性是具而有一郡的兵马实权,虽是县而官阶为郡守级的。

这种特殊地位的县显然和朱崖废郡有关。即两郡俱废的情况下,仍有郡级的县的存在。即朱卢县存在,朱卢执刼有兵马征伐反叛者。故此印在乐东出土,说明当日朱卢县都尉是存在,并且带兵深入乐东黎族中心地带。如果说朱卢县在合浦郡地(即在大陆),则发兵来乐东县是困难的,而在岛上驻扎的部队则较易接受。在行政系统上,朱卢县是受合浦郡领导,而不是受郁林郡或其他郡领导也是合适的。故认为朱卢县是海南岛北部的县是可能的。即作为汉军退守的滩头阵地性质地方。

汉军劣势可由汉军高级将领一次战争中,去十一人,返回只有二人,且未能尽降黎人得到说明。而据黎族(抱由村)老人回忆的路将军败退,也正好是“朱卢执刼”银印发现的地方。因为作者曾由此路入乐东,银印出土的保显谷地热带雨林茂密,和九龙县沿岸台地草原景观不同,不利于汉军作战,即军马难通行,而弓箭威力大地方,故如朱卢县建立也应在乐东盆地中,即今抱由村址,田多地广,明代已建城防。故朱卢县当在别处求之。

嘉庆《大清一统志》琼州府表,朱卢县列于琼山县下,并在汉珠崖郡下注称:“初置黎都县,为珠崖郡治,后改置朱卢县,属合浦郡,后汉改名”。可见清人已有朱卢县在琼山县的看法,即朱卢县是朱崖郡的一县,亦即暹都县。作者以为不一定朱卢即暹都,可能在琼山地区

中,曾有朱卢县建立,和暉都相近,且为后来郡治所在,故才有“都尉治”一语。都尉是军事系统,但可驻于某一县中。即县级单位地区中有郡级军事机关驻扎也是常事。郡治废去,留一县级机关遂发生朱卢县,都尉治的情况,反映朱卢县是当日朱崖郡的一个重要县。

《后汉书·郡国志》称:合浦郡“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前四郡县同《汉书》,后一郡县改为“朱崖”县。故朱卢县在东汉时改为朱崖县了。朱卢和朱崖实相同的,亦反映朱崖郡的首府。即一县管全岛军事,表示西汉在海南岛上军事上的劣势,汉法亦不再能行。

一县管全岛表示当日合浦郡是海南岛遥领性制裁,朱崖县保存也旨在表面上全岛为汉代版图之意,并无实质上的治理权。按《地理志》多按元始初(约公元2年)文书,即朱卢县汉末还存,东汉才改为朱崖,与新莽复古思想流行,或有关系,或由马援所起,据明《广东通志》卷57称:“(琼山)朱卢、朱崖皆其东境”。

马援入海南岛考。

《晋书·地理志》称:“马援来定交郡,始调立城郭,置井邑”。《琼台志》即在沿革表考中说朱崖县在建武十九年置(公元43年),“海外慕义贡献,故复置”。即在灭雒将妇征侧、征贰时。估计即改朱卢为朱崖,而地望则一。

《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十六年(公元40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反”。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等击之;十九年夏四月“伏波将军马援破交趾,斩征侧等。因击破九真贼都阳等,降之”。战争打了一年多,整顿一年多,至“二十年秋(公元44年),振旅还京师”。因此,笔者认为这么多船只和士兵,克平交趾后,是有时间上海南岛宣传汉法的。故《马援传》称:“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今天海南岛流传马伏波故事和伏波井仍多,即以此故。

1951年乐东抱由黎族老人告作者:“马伏波厉突害,把黎人赶入山区,使我们吃山薯度日,吃蜜糖混木屑。汉人来居沿岸,并使他们以后彼此相安无事”。伏波庙宋代已有。苏东坡《伏波将军庙碑》(见《苏东坡全集·后集》卷15)称:“古今所传。莫能定一”,即指马援本人上岛没有?因官书不载,传说则称。明代在白马井、儋州、琼山、澄迈均有伏波庙。皆当汉军登陆地点。《琼台志·山川》称:(白马井)旧志云:“后伏波将军乘白马跑沙得泉,因为井,去海才四十五步,其味清,乡人于井上立伏波庙”。按伏波善相马、喜马,有《铜马相法》进。更古记载为宋《诸蕃志》卷下称:“马伏波之平海南也,命陶者作缸器。大者盛水数石,小者盛五斗至二、三斗者,招到深峒归降人,即以遗之,任意选择,以测其巢穴之险夷”。今黎族仍有以陶缸抬水贮水之俗^①。今天,作者在十所仍见一口“伏波井”。据《感恩县志》卷二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琼州镇解逊立碑题曰:“汉马伏波之井”,今村民于井西建庙祝伏波,移碑立于庙门”。据周智1986年调查,此碑“文革”中被打断,只有半截竖立井后平台中央,庙已不存。

总之,由黎、汉两族的传说中,伏波部队上过海南岛是很有可能^②。因平交趾战争很快结束,有一年多整顿时间,上岛是有条件的。黎族老人亦传说黎民是被马伏波征服的,

① 见曾昭璇、张永钊、余乐荣合著:《海南省黎族风情》(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② 见曾昭璇:《海南岛黎族“船形屋”初探》,载《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77~389。

且被驱逐上山^①，并且黎民降服了。故朱崖县重建是有可能的。故《读史方輿纪要》卷105亦载马援大胜海南人于大胜岭。儋州西十里有大胜岭，记称：“志云：马援破交趾，峤南海平。因抚定珠崖，调立城廓。置井邑，屯兵于此，故以“大胜””名。

即黎汉两族传说相同，余以为马援入岛亦非不可能之事，今天八所、九所等地名，亦传说为马援所建，即第八、第九望哨地点之意。

五、吴珠崖、儋耳郡重建的失败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称：“赤乌五年(242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这条文字似乎是说吴时有珠崖、儋耳两郡。《陆逊传》亦称：“权欲遣偏师取夷洲及珠崖。”《全琮传》称：“初权将围珠崖及夷洲”。即海南岛仍称为珠崖及儋耳，名称显然是袭西汉建郡名字。但在吴时显然是成为当时海南岛的地名。估计珠崖和儋耳郡可能此时成立。

《陆凯传》说：“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即说明陆凯是儋耳郡守名义出征，并获成功的。珠崖郡的建立则见于晋代记述。《晋书·地理志》称：“赤乌五年(242年)复置珠崖郡”。按陆凯有战功，则将军聂友当亦有战功，陆凯为校尉出任儋耳太守，则聂友为将军当任朱崖郡守了。谭其骧亦主此说。这就说明赤乌五年聂、陆二人大举围占海南岛，用兵三万，建成珠崖、儋耳两郡。海南岛人民对汉军的反抗也是强烈的。故两郡建立时间也不会长久。《全琮传》称：“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这当然包括攻掠夷人人员在内，但亦与在海南岛消耗有关。《陆逊传》则以“得不偿失”称之。说明在军事上仍处于劣势，长久建郡目的不达。

吴珠崖、儋耳建郡之失败，可由《舆地记胜》琼州沿革中知：“吴大帝于徐闻县立珠崖郡”，并加注称：“《元和志》在赤乌二年”。又云：“于其地立珠官一县，招抚其人，竟不从化”，注称：“此据《元和郡县志》”。孙权在攻围海南岛前，先建珠崖郡于徐闻，理应战胜海南岛人后，移入岛上。但晋初王范《交广二州记》载：“朱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这就说明朱崖郡太守仍住徐闻，虽然国占海南岛，但并未迁，郡治仍留在大陆，“朱崖”仍留于大海之外。虽入版图，但无实际管理能力。

珠官县亦有人主张在大陆上，并指出吴时置珠官都。《三国志·薛综传》(卷53)称：“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郡四界未静；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遁逃之藪”。即是时珠官立郡，反映王朝不欲弃海南岛而又无力占领的羁縻性质。

六、两晋、南朝朱崖郡与朱卢县

《晋书·地理志》称：“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井邑”。又称：“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后称：“平吴后，省珠崖入合浦”，并在合浦郡下列六县：“合浦、南平、~~蓬~~昌、徐闻、毒质、珠官”。这个朱崖郡显然是吴时在徐闻建立的郡名，不在海南岛上，并辖有珠官县的、即仍居遥领海南岛的性质。即是时徐闻县地建立的朱崖郡有徐闻、朱崖及珠官三县，都

① 见曾昭璇：《海南岛傣族“包阳布”人类地理学初探》，《昌江史志》(海南省昌江县县志编委会，1987年)，页11~17。

并入合浦郡中,表示对海南岛遥领,即当日海南岛上不设官衙。但仍有行政关系,如《交广春秋》即载岛上“人民可十万家”。可见当时人口统计并未中断,是朱崖县可能沿吴不废,才能使朱卢县出现在《宋书》中。朱崖郡亦于此时重建。

按晋代毒质县一说即为汉紫贝县地,在今文昌县境(见《通志》卷57),可见晋比东汉有所增置。郡治不在,县治仍在岛上,才有岛上信息的收集可能。朱官一县亦有说在岛上,如《通志》即认为在吴置朱官县已不在徐闻,而在琼山县境,认为在“琼山县附郭本汉珠崖郡玳瑁县地,汉朱卢、珠崖皆其东境,吴置珠官县”。《晋书》所列朱官、毒质都在岛上了。即《元和郡县志》所载为吴大帝时期,而征海南岛后,则有所建置,也未可定,故入晋沿之。

计自后汉经吴、两晋及南朝宋、齐二朝皆有朱卢县记载。故王佐《琼台外纪》说:“珠崖自汉元之弃至梁大同凡五百八十年而后内属”,其间时设时废时并,不绝如缕也。

《宋书·州郡》称:“合浦太守汉武帝立,孙权黄武七年(228年),更名珠官,孙亮复旧。先属交州,领县七、户九百八十三,去京都水一万八百里”。七县中令长分记,即合浦令、徐闻令、朱官长、落昌长、朱卢长、晋始长、新安长,并称:“徐闻令故属朱崖、晋平吴、省朱崖、属合浦”。又“朱卢长、吴立”。这段文字说朱崖郡晋入合浦,其地管下有徐闻县,也说明吴时朱崖郡是以徐闻县地建的。朱卢长即较低级的县,故不称“令”而称“长”,亦隶朱崖郡,向有两说,一言朱卢已北迁入雷州半岛徐闻县地,一以为仍在岛上,今琼山县东。刘宋建郡即又想开辟海南岛地,即利用原滩头阵地朱卢县为立足点。《宋书·文帝纪》称:元嘉八年(431年)“于交州复立珠崖郡”,但按大明八年(464年)资料写的《宋书·州郡志》却未明有此郡,可见到大明八年前已经取消,才使州郡志不记。但是在《宋书·南夷传》中,却有记载在大明中曾派军“南伐,并通朱崖道”。可见当日是曾深入征伐海南岛的,从“通朱崖道”一语看来,则海南岛上的建制或有所立,但此役以“并无功”可见是不成功的。

刘宋经营朱崖郡是否已在岛上建郡,史未明载,但是从“复立”二字看,有可能是复吴时在徐闻建的遥领海南岛的朱崖郡治。但亦可解为“于交州”境内立朱崖郡,且有“南伐”之举,则在琼北立郡亦可解释。即以琼北立郡,向南进军,通朱崖道,虽未成功,但有军队作战,则当有建制以作后勤据点,失败则退回大陆徐闻,进军则设有琼北朱崖郡故址,也是可能的。

齐朝是按宋朝州郡有所更改,但仍有“朱卢县”地,属合浦郡,按朱卢县五百多年而各种后代地记,多认为在岛上琼山县地。如长设于徐闻,则雷州半岛各县地志多会有记载,故作者认为徐闻不曾设朱崖郡、珠官县等。朱卢县或于某些时期设此,亦有可能。但留在岛上的朱卢县也有可能存在的。按《南齐书·州郡》称:“越瘴独甚,刺史常事戎马,唯以贬伐为务”。可见对海南岛情况,也一如前朝,时加征伐,故行政建置是不能忽略的一项战略措施。

七、梁、陈崖州的建立与冼夫人功绩

南朝后期梁、陈朝代,海南岛明确记载有“崖州”的建立。且建立地点也明确记在“古儋耳郡地”。《隋书·地理志》称:“大同中,就废儋耳地置崖州,属扬州,陈因之”。但《舆地纪胜》“琼州”在引述《隋志》“梁置崖州”后,又引《元和郡县志》称:“又于徐闻县立珠崖郡,竟不有其地”。而又在“昌化军”条中亦说:“自汉至陈,更不待其本地”。又于“吉阳军”条下称《元和志》云“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即崖州梁和宋、齐相似,是遥领之意。郡治立于徐闻县

境,管理地区是对海南岛地区,但实际上却还未有统治权。

按《隋书·地理志》称:“珠崖郡,梁置崖州”。《通典》亦称:“崖州,梁置崖州”。即追述隋代珠崖郡历史和唐代崖州的历史,按隋唐朱崖郡或崖州均领有数县,如《元和郡县志》称:“(610年)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唐亦有四县(《通典》载为:舍城、澄迈、文昌、临高),则此时的崖州是在海南岛上,故梁代崖州当亦在岛上,而郡治在徐闻而已。

陈朝亦有崖州,记为沿梁之旧。又据《陈书》中的《南康愍王昙朗传》称:“南康王子方泰,元嘉元年为丹阳君。太建四年(572年),迁使持节,都督广、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罗、德、宜、黄、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诸军事”(昭璇按此处只有十八州名)。最后一州即为“崖州”,可知崖州已有实地,并非遥领,有军队驻守的州,当在海南岛上,故《隋书》、《通典》所述无错。而梁代的崖州是梁新置。虽郡治在徐闻,而遥领的崖州也应在海南岛上,才为陈代所依据而沿设。即梁代崖州是受珠崖郡管理的。

崖州的地理位置。梁、陈两代的崖州地理位置在隋珠崖郡地,非唐代以后的崖州(今三亚市)。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崖州为珠崖郡。有十县。《隋书·地理志》称:“珠崖郡(梁置崖州)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义伦(带都)、感恩、颜卢、毗善、昌化(有藤山)、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有扶山)”。可见梁代崖州即在岛的北半部地区。也说明梁代崖州是有实地的州,不是遥控的州,地域以北部地区为主。

从隋珠崖郡地望看,梁崖州地域面积相当大。梁代能于此立州,实得力于俚族人民的归附,即海南岛俚族人民归附于大陆俚族土国之故。

俚人土国与海南岛俚人。今天海南岛北部,以临高为中心连及儋县、澄迈、琼山一带,西连及昌江、东方的台地区,分布着讲临高话的村人,人口达60多万。临高语和壮语相近,显非中原汉族。这支民族环五指山区分布,称“山”为“黎”,故称为“俚人”,后称“黎人”,即“山民”之意。俚人沿西江及沿海广泛分布,各成土国,称“岭博豪首”,名属都县辖下,但实际上“仍以故俗治之”。这些土国常互相侵扰,即“越人好斗”一语之原。梁时,这些“自古及今,弥历年纪”的古国中(汉称乌浒蛮、归汉里君、高凉贼帅、吴称高梁渠帅、南朝宋称合浦大帅等等),即有俚族首领,称为俚帅陈文彻等。其中有一位特出的洗挺,还当上刺史。《隋书·谯国夫人传》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持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僓耳归附者千余洞”。按同传开头即说:“谯国夫人者,高凉洗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可见高凉洗氏势力是长期经营的结果。到梁时洗挺且任南梁州刺史。按《梁书》无地理志,可能为“高凉州”之误。洗夫人能规谏息怨,完成俚人大联盟,使僓耳俚人归降。故成为梁朝立州的基础。

按俚人高凉土国历汉、吴、晋、宋、齐五朝而不衰,故入梁乃强盛。高凉土国范围“周旋六千余里”。万震《南州异物志》(见《太平御览》卷785)称:“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都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法。”即在吴时高凉俚人土国未入封建社会,故不用汉法,无君主。晋代俚人土国疆界变动不大,亦不属汉族政权管辖。虽然名义上郡县俱备,而实是“不羁之辈”。

高凉俚人土国反汉军实力也强大,《吴书·薛综传》称:“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可见高凉俚人土国在吴时已是“宿贼”,长期反抗汉军,连“粗定”也不成。继称:“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郡四界未绥,依作寇盗”。到梁朝洗氏,更侵犯边郡,“岑表苦之”了。

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是在梁大同年间(534年~545年)之事。如以一洞有4~5村计之,即有4000多村落。每村五户计即达25000户,口每户4人,即有10万人口。此数可能高些,则当日儋耳郡地亦有高凉土国之广,半个海南岛了。这么大的地方,归入冼氏高凉州显然不合适,故奏准王朝立为崖州是合情合理之事。但以事关草创,不能分县,故入隋后,即分置十县,才把海南岛行政区划整顿过来。因立崖州前已有些县建立于岛北部,故只能草建崖州于岛西北部,未及全岛。

俚人集团分布海南岛北部和西部也是经过两汉以来长期聚积的,有记载的如马援征交趾征集了“苍梧”兵,历代征伐海南岛多就近征集俚人当兵,又在北岸上岛,因而到梁代海南岛北部已成为俚人集中地区,因俚成黎,也孕育于此时了。

梁代建崖州即反映高凉俚族土国与琼岛俚族大联盟。今琼山梁沙村庙即祀冼夫人庙,称梁沙婆庙。每年二月初六到十二有“闹军坡”庙会,据说是纪念冼夫人出兵军坡来海南岛时军容。今儋县中和镇冼夫人庙更具体雕有九个石人雕像,作跪下受降状,表示归顺的诚意。庙称“宁济庙”(宁济宋朝封号)。

俚人高凉土国存在,使汉族政权有名无实。后汉俚结盟,才能号令高凉土国,明黄佐《广州人物传·冯融传》称:“融之蒞政也。虽三世为守牧,然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乃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婚于郡大姓冼氏,俚人始相率受约束”。

可见海南岛俚人归附是由于冼氏势力强大的结果。由于她为俚人,故征伐有力。不似汉军之盲目性,因而成功。但管理方式仍非郡县,只设崖州,划为梁土。而实权为冼氏所掌握,故无设县之必要。陈代亦如此,即以入陈而冼氏不衰之故。

八、隋临振县、崖州在琼北说

《隋书·谯国夫人传》称:“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夫人子)为崖州总营平原郡公”。这里的临振县学者多指即今崖县,在海南岛南部。但从事迹考之,应在北部,与崖州为邻,试证如下。

崖州在今琼山县考证。崖州在隋、唐初均在海南岛北部,不在南部。今崖县是宋以后才改称的。

隋崖州是沿陈置的。故《隋书·谯国夫人传》称:“赠其子仆为崖州总管”,是仁寿初之事。《资治通鉴》系于开皇十年(590年),则当更早。故隋崖州亦在岛北。到大业六年(610年)“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见《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即隋立足于岭南后,整顿行政区划的结果。即隋初崖州是在岛北,废儋耳郡地置,故治义伦儋县西北新州),即在岛北。同年分朱崖为儋耳、临振郡,则在岛北有两郡,即儋耳和朱崖郡。

唐代即依隋郡朱崖改称崖州,儋耳改儋州。临振改振州(622年改)。故唐崖州即治琼山县地。631年分崖州为琼州,662年分崖州为万安州(一部为振州地)。即唐代早期崖州仍在岛北,不是在今岛南崖县地。唐朝郡县制已达岛上。

按《新唐书·地理志》称:“(崖州)县三。舍城、澄迈、文昌”。即证实唐初亦指崖州在岛北部,而琼州由琼山、临高、曾口、乐会、颜罗五县看,是偏近内地山区。振州辖宁远、延德、吉阳、落屯、临川五县才是南部。而万宁州辖万安、陵水、富云、博辽是东南部,即已环岛占领。因冯氏力量已被削弱,冼夫人已死。

崖州在岛北已有考古上的证据。据《海南日报》1984年11月27日及12月26日报道,在琼山县灵山区大林乡多吕村发现李德裕贬崖州的刻石诗,其村名亦称“颜村”,即唐颜城故址。此石刻为《望阙亭》址,今“阙”字仍然清楚。正面全诗八字四行,即:“独上江亭望帝京(缺一半),鸟(此字缺)飞犹用(文字记载多用是字)半年程。青山也恐人归去(后四字有不同记载),百匝千迴~~读~~郡城”。此诗见《通志》,并说在“琼山县,张吴都颜村,唐崖州址”。并有“唐颜城~~蹟~~”石刻见在,颜城即舍城(贞观元年改)。又《琼台外记》亦记,在琼山发现冯盎墓。李吉甫撰墓铭,亦可为证。

临振县在海南岛北部辨。临振县学者多指在岛南,今三亚市境。因隋临振郡在此之故,郡、县同名是常见的,且同属隋代建置,但《隋书·地理志》未载。今三亚市宋代称为崖州,按《太平寰宇记》称:“崖州即隋临振郡”。《读史方舆纪要》称临川县“本临振故县。梁、陈间置。开皇十五年,临振县赐洗太夫人为汤沐邑,即此”。今多从之。

按隋赠洗夫人以汤沐邑以示尊敬,但县地在最偏远的南部地区,于理不合。她的儿子封为“总管”,驻在崖州是很合理的。故笔者认为应封于儋耳郡地才合理,母子相依,管辖俚族部队,理应如此,封于南面难达之区即为贬罚之意了,因此应在北部中心地域去找这一“汤沐邑”地。

按今天洗夫人庙及筑城传说在琼山、临高,俚族部队登陆由此,故庙有“闹军坡”风俗,当应为“汤沐邑”所在地。按封邑在高祖平王仲宣后,海南岛只崖州一州,更未设县,崖州治今琼山,610年才分儋耳、临振,故赐汤沐邑时尚未有临振郡。其子冯盎死于琼山,其母汤沐邑应在儋耳郡求之,笔者认为应在临高、儋州县,即临高话集中区,亦古俚人部队后代聚居区,才封与洗夫人以镇压当地人反叛之心也。

《临高县志》(光绪)卷2称:“隋文帝开皇初(581年~600年),初置临振郡,立义伦、毗善县隶之”。这里说出三个问题:

- (1)开皇设的临振郡不同于十年后析建的临振郡,地域在岛北部。
- (2)临振郡的属县只有二个,不是四个,即义伦、毗善二县,故区域很小。
- (3)义伦和毗善二县皆在岛北部,不在岛南部,为临高语集中地区。

按义伦即后儋州县城近郊区。毗善即临高县地。故临振县当亦在岛北,今天为临高话集中地区,古代为俚人集中分布,亦是俚归附洗夫人的地区,即以这个俚人集中的县地封洗夫人才是合理的。这些事情,古今巧合一处,可见隋临振县是在儋州地区设置,而与隋临振郡关系不大,隋临振郡领宁远、临川、延德、陵水四县皆在岛南,为大业六年(610年)所开建。而临振县为汤沐邑,为610年前的建置,与临振郡之临川县无关。

(曾昭璇: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本文编辑马大正

1992 年秋米兰荒漠访古记

——兼论汉代伊循城

林 梅 村

米兰,又称磨朗、密阮,位于新疆若羌县城东北 70 公里(直线距离),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较大的绿洲之一。其名得自浇灌这片绿洲的季节河米兰河之名。米兰河源于阿尔金山山脉玉苏普阿勒克塔格山北麓,自南而北流,最后注入阿不旦湖。这条河下游的冲积三角洲即米兰绿洲。由于风沙侵蚀、河流改道,米兰绿洲东北部今已沦为荒漠,或为流沙掩埋,或形成雅丹地貌。古代遗址即分布于米兰东北一条古河道西岸的荒漠之中。

本世纪初叶以来,米兰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使这片人迹罕至的荒漠一举成为亚洲腹地最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公元 3 世纪左右的鄯善国佛教寺院、8 世纪至 9 世纪吐蕃控制西域的重镇七屯城及其烽燧遗址、汉唐屯田遗址、居住遗址、陶窑、灌渠和吐蕃古墓群相继在这里发现。因此,米兰被列为 1992 年秋 20 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考察队的重点考察对象。10 月 24 日,考察队从若羌县城驱车 80 多公里驶入米兰荒漠,重点勘查了丝绸之路阳关古道旁的古城、烽燧、佛塔和寺庙遗址。大致了解了从米兰至敦煌阳关的丝绸之路的走向^①,同时对汉代伊循城的位置及 1989 年新发现的“有翼天使”壁画究竟出自斯坦因(M. A. Stein)编号的哪座遗址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②。野外考察结束后,又寻访到一户从阿不旦湖南岸阿不旦村(当地人又称“老米兰”)迁居米兰的罗布人家。户主胡安^③ 已有 105 岁高龄。据称,他当年见过瑞典斯文赫定(Sven A. Hedin)探险队成员切尔诺夫(Chernov)。这次米兰之行在许多方面颇有收获,限于学识,不能面面俱到,只想根据对米兰古城实地考察的成果,结合一个世纪来国内外学者在该古城所做的调查,对目前学界争议较大的汉代伊循城及其位置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期促进该项研究的深入。

① 米兰荒漠中有一条古道自西而东穿过遗址群,向东直通敦煌的阳关(今甘肃敦煌县南湖乡古董滩附近)。清人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 5 对这条丝绸古道沿途的地名有详细的记述。民国初,谢彬在《新疆游记》中又对此路略有补充。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报告《塞林提亚》绘有地图,可参见。M. A. Stein, Maps Showing Por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Kansu from Surveys Made during the Explora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1906 - 1908, In: Serndia, vol. 5, Oxford, 1921.

② 新发现的壁画共有两幅,最初为米兰地方武警王志军发现。1989 年,新疆考古所考古队对出有壁画的遗址做了清理,但未查明属于斯坦因编号的哪座遗址。经我们这次调查,确认新发现壁画的寺院遗址应为斯编 M. III 号遗址。见刘文瑛:《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1990 年第 4 期,页 7。

③ 胡安,全名库尔班·库都鲁克·胡安。在他的记忆中有位叫切尔诺夫的外国人访问过米兰。此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斯文赫定派的哥萨克保镖,东正教徒。1899 年,随赫定来新疆考察,和赫定一起发现了楼兰古城。1900 年 5 月间,赫定曾派他从罗布泊赴藏北考察。不久被塔什干俄国驻军司令召回。应赫定的请求,沙皇很快将其派回。随赫定考察西藏后返回俄国。参见 Jack A. Dabb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1963; 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年),页 102~119。如果胡安 1900 年见到切尔诺夫,他当时仅有 12 岁。

一、米兰古城的发现及问题的提出

米兰荒漠的古代遗存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6年发现并首次向学界公开报道的,他根据英国东方学家玉尔(H. Yule)的研究,在其中亚考察报告《从伊宁越天山至罗布泊》中推测,米兰古城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访问过的罗布城^①。我国最早介绍米兰古城的学者是晚清人陶葆廉。陶氏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年,1891年)冬随父陶模赴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巡抚。其间著有《辛卯侍行记》一书。该书卷5根据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十六年(1890年)郝永刚等人绘制的探索丝绸之路古道地图及有关记录,介绍了米兰古城的位置^②。其文云:“汉阳关路:敦煌西行七十里石俄卜,七十里南湖,即阳关。西行戈壁,七十里推莫兔,七十里胡卢斯台(夹注:废屋无人,有泉水,荒田数顷,北有通大方盘路)。七十里毛坝,三十里安南坝,西行八十里野马泉,西北一百里深沟,四十里龙尾沟,一百二十里聚水沟,九十六里一碗泉,七十里双泉子,六十里野马沟,六十里红柳沟卡,八十里红柳沟口,六十五里双石墩,七十五里大土墩,一百二十里米阮(夹注:沿途皆咸滩、戈壁,至此有古城,周三里,北距罗布泊一百里,疑即汉都善国之伊循城),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夹注:古城周五里,新唐地志:七屯城西八十里石城镇,汉楼兰国,亦名都善)”。

陶葆廉于此又提出米兰古城系伊循城的可能性。那么,这座古城究竟是哪座城呢?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米兰荒漠的发掘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

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新疆考察,他沿丝绸之路南线自西而东发掘沿途的沙漠古城。12月初抵达若羌。他本打算由此前往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的楼兰古城。这时米兰之北阿不旦庄的猎户托克塔阿旬将一页吐蕃文残纸出示给斯坦因,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原来,这件文书出自普尔热瓦尔斯基书中介绍的米兰古城。于是,斯坦因决定先赴米兰调查。这里宏大的古城和众多佛教寺院遗址促使斯坦因决定考察楼兰之后来米兰发掘。1907年1月23日,斯坦因重访米兰荒漠,系统地调查、发掘了这里的13处古代遗址,包括米兰古城、烽燧遗址、佛教寺院和其他古遗址,及三条古代水渠^③。

在米兰古城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文字材料。城内不仅出土了大批8世纪~9世纪吐蕃文简牍残纸,还发现了7世纪突厥鲁尼文(占卜书)文书^④。斯坦因委托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和英国藏学家法朗克及托马斯解读这些文书。

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885年)沙州伊州地志》(以下简称《沙伊志》):“唐初有土人部

① N. M. Prejevalsky, ot Kul'dzhi za Tyan - Shan'i na Lop - nar, 1878. 本文所引见该书英译本 From Kulja to Lob - nor, p. 77, note 4.

② 黄盛璋:《晚清对丝绸之路的勘察和实测地图的发现》,《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页67~72。

③ M.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 1, Oxford, 1921, pp. 346 - 349, 450 - 547. 349, 450 - 547. 其中M. X的性质不易确定。这是一座穹窿顶的塔形建筑,与古代西亚某些建筑类似,仅发现汉晋丝绸残片和碎陶片,未见佛教遗物。斯坦因在米兰古城内发现过一枚景教印章,疑此西亚式的建筑或与景教有关。

④ V. Thomsen, "Dr. M. A. Stein's Manuscripts in Turkish' Runic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 - huang", JRAS, 1912, pp. 181 - 227.

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①。志文所谓东突厥可能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619年~630年在位),因为唐初统治鄯善的是西突厥。据《旧唐书·西突厥传》,“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米兰古城所出突厥文《占卜书》大概是7世纪初西突厥统治鄯善时留下的。

解读吐蕃文书后又得知,8世纪~9世纪米兰古城陷蕃,是为吐蕃控制西域的重镇。吐蕃人称此地为 Nob - Chung,意为“小 Nob”^②,当即《汉书·西域传》所记“婼羌”之“婼”、《大唐西域记》所记“纳缚波”之“纳缚”、马可波罗所谓 lop(罗布)^③。同时,吐蕃文书又称鄯善故都,也即唐代石城镇为 Nob ched po,意为“大罗布”。石城镇在今若羌县城附近,即黄文弼 1957年~1958年在若羌县城南偏东 6.4 公里若羌河西岸戈壁滩上发现的石头城,今称且尔乞都克古城^④。因此,“罗布”之名疑为米兰和若羌之北这片湖泊名称,车尔臣河、塔里木河、瓦石峡河和若羌河交汇出的台特马湖当即大罗布,清代这片湖泊仍称为“罗布淖尔”,而米兰河注入的阿不旦湖当即小罗布。两湖在洪水期相通,成为一湖,故有“罗布”这一共同的名称。今天孔雀河下游所谓罗布泊是清代以后的名称,汉代称“盐泽”、魏晋南北朝称“楼兰海”或“牢兰海”,唐代易名“蒲昌海”。清代文人未明其史地,将其误称为“罗布泊”,沿误至今。

斯坦因在米兰荒漠没有发现唐以后的遗址或文物,可知此地早在马可波罗访问罗布城之前几个世纪就废弃了,米兰古城不可能是元代的罗布城。据近年考古调查,若羌县境内的元代遗址比较集中地分布于若羌县城之西南约 80 公里的瓦石峡古城,唐代的弩支城亦在此地。据马可波罗介绍,他离开车尔臣(今且末县)后,在沙漠中骑行五日才到达有甜水的地方罗布城。马可波罗显然没有沿车尔臣河而行,而是取道且末与瓦石峡之间的径路。1992 年秋,我们也是走这条路从且末到瓦石峡,一路上全是戈壁、沙漠,无水。直到瓦石峡附近才有胡杨林和水。所以,马可波罗访问的罗布城很可能即瓦石峡古城^⑤。

斯坦因没有搞清上述情况,他根据《水经注》记扞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的记载将小罗布(米兰)定为鄯善国都扞泥城,又将大罗布(若羌)定为伊循城。冯承钧和黄文弼均指

① 羽田亨:《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に就いて》,《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历史篇》(京都,1957年),页 592。

②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35.

③ 突厥和蒙古人读 Nob 为 Lop。

④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页 48~49。

⑤ 《元史》卷 14《世祖纪》载:“至元二十三年正月,立罗卜,怯台、阇,斡端等驿。”斡端即和田,阇即车尔臣(今且末)。怯台,吐蕃文简牍作 Ka - dag,于阗文作 Kadakā,波斯文作 Khādak。今且末县塔他让乡和若羌县瓦石峡乡之间有一地曰“科塔克苏勒克”,系维语,意为“科塔克水之地”。所谓科塔克当即怯台。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贾大海介绍,此地附近近年发现数十件元代文书,其中有元代《西厢记》抄本。我们这次考察在库尔勒亲睹实物。由此可证,元代怯台驿当在科塔克苏勒克一带,而罗布城当为瓦石峡古城。